學在知其所有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
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
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主矣
○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
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
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
則洒然心悦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
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
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
乎然則以靜為悦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

善學者養之有素

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也○問獨處一室或行

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
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
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
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
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
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
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
己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

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已物也○今之學者

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
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雖在二
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
進亦不易也

聖賢以心地為本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
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
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
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
得更做甚麽人（一云如何做得事成）○人只一心諸人此心

人心萬事之主

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
心不在殻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
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
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
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
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
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
客慮○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
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
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

室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爲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
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
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爲學未問眞知與力行
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
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
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
低昂卽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
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
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
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

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的便是天理非的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人若要刷洗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眞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聰管令在力量旣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

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
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
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
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
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
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
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推鑿用工
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
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
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

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
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
以自得矣苟迫急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
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
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
通病横渠云顔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
即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
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
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
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邪○人心

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
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
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心須常令有所
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
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
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
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
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
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著
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

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
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
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
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問心要在腔子裏若
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
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
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看曰固是要如此○人
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
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
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

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奏做甚麽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

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

問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
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
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
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
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
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
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絶斷了○涵養此
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
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

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濕露於風日之中
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
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
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
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
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
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
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
紛擾時難把捉曰直箇是難把持不能得久又被

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看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

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戢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卻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

舜禹以精一為底

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

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手一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

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虚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言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

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体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物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
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
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
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
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
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
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
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失未知所以仕養灌漑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
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本体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以下論持敬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

是含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

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illegible]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爲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

是主一也主一則旣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旣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惰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

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問敬愼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愼之至也敬則愼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看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

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寛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敬字乃聖門第一義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眞

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内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

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

聖賢之道如一室

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祗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

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
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
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
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看箇
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已以敬曰敬而無失
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
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
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
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
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

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

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當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今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

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

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猶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爲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此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

程先生有功於後學

眯目播糠

若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

下四方易位矣知伊川説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持敬之説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内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

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内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内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

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体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歧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患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

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
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
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
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
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
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
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
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
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

子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機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

内外交相養之道

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

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

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胷中矣如此則此心湛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

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都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

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胷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

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寛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

歛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麽○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

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乱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乱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

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

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

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漑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胷中無箇主若

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此或以爲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

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
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
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
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
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
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
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麽事若是好事合當做
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
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
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

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縁是但知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鋭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絶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

立如齋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內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

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弸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胷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

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
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眞實敬自是嚴謹
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
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
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爲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
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
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
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括出敬字
眞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
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

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

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内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劉黻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爲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

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
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盤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
樞何難之有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君子之學始終乎敬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

以下論持敬○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一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

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
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
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
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乎
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
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
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
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
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
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

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

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袒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
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
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
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黄氏曰敬是束得箇虚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
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
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
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
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胷內事模寫出了更要
去上面生支節只怒支離無緣脫灑○問前輩說

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歛是說得
未發時敬曰未須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
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
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着
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
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
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禀陰陽五行之氣
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
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
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

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撿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氷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

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眞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卽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 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

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謾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

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
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
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
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
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
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
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
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
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
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

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眞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雜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

誠則達乎天道

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
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
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
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
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
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
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
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而下諸儒皆不知敬
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

二先生有功於聖門

百聖相傳心法

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
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
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
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
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
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
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
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

周程傳聖賢本指

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

敬為作聖之梯階

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尊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已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爲百世之師親承脩已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

敬成君子之德

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已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爲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爲緝熈之敬夫子脩已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

子思孟子者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爲者有不敢爲充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以下論靜○學者患心慮紛亂

清靜中一物不可著

不能寧靜此則天下於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

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一絶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

雖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
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
其洒掃時加箒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
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
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
曾做得不柰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
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
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
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
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

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逈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一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

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

動靜如船之在水

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

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一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

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絶吸而不噓亦必

蟄滯者不得噓者所以爲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

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歛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歛歸來也無箇着

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
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
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
靜這箇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
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
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
故不子細為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
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為學須是靜又
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

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

坐而已曰横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静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静致遠之説曰静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虚静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稟面固是昬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

終身黑淬淬地

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

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盡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

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旦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

聖賢如此吾人胷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

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

燈燭警道

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内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愼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與行

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汩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

李問須是警省

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

修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致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

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

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
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
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
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
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
曉勿使纖惡間絶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
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
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
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寛持其志語雖小却緊
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

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一云非是活捉物來存着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爲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

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巳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

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烱烱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烱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

趙公以黒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問進德之方曰大

卒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
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
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計
較利祿便是爲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
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
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
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
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
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
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

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

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

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

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妄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必間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

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

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

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

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

君子愼其獨

古人有韋弦之義

便克旣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愼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禀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奥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决不可不察也

覺軒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

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巳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巳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天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郤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眞能愼獨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一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

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旣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强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强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强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

會至實處知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閒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旣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强恕而行求仁爲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

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

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寛○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

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
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
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
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畧晴被日
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
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
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
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
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
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

一物懸空中

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

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

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一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浩

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
也○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
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
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
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
無可疑者知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譬知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
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
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
哉如子夏教人以洒埽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

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

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内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

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

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

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 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答吴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

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
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
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
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
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
坐于室想象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
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
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
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
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

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

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爲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况下此者哉○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

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爲有準的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眞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黄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

聖賢啟悟後學

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

凶際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二子度越諸子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眞果能眞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眞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敎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德盛者言傳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論言行）〇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〇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〇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〇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〇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〇言

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君不叩

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
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
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
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愼則能堅其志言愼則能
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胷襟流出非從領
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
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天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

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

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原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

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强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旣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闔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

善學者取諸身

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

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眞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眞知故也眞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眞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

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

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鍮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罟擭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罟擭陷阱者以

君子之知貴乎至

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蹈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鑊陷穽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聾瞽而聵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

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
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
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
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
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
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
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
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

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垜上志在垜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

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
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
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
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
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
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
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
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
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
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

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
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
其眞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
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
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
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
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
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洞看如何地持守也
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
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

得涵養箇甚○問或有只敎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敎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敎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

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是在前面別爲一物卽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鈆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會者心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

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

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牽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牽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巳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

柳子不及韓

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横看直看儘入深儘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

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摸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義一作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

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
○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
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
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
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
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
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
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
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
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内省爲狹隘

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

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尋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爲孝弟如何而爲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巳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

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爲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爲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爲人君爲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

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眞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眞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眞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眞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眞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眞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

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
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
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
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
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
要令極徹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
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
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
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理若只恁地說
過一遍則耶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

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眞實如此○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

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答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已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

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
會極子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
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
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
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
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
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
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
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是便半信半不

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〇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天下之義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黄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

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顔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著玩索日格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魯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

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性理大方書卷之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眞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眞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予嘗學射到一把處難去半把處尤難去則恁地放了底多昔有一人學射摸得鏃與把齊然後放學者纔有些所得

便佳人多易住唯顔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
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
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
可行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
爲一爲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
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入不

可○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猷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强得○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有未盡耳不當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爲學就其偏處著工夫

亦是其平正道理自在若一向矯枉過直又成偏去如人偏於柔自可見只就這裏用工須存平正底道理雖要致知然不可恃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工夫全在行上○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自去讀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點平聲○問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

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其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

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禀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習不期變而變矣○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

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學貴力行

南軒張氏曰學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

學者大勇

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論克己○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

者爲其不虛心也病根不

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

下學上達交相養蓋不行則

平物我合内外如是以身鑒

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

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

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

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

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

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

已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已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燿別人耳目渾不關自

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彊敵只得
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
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
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
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
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
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見之熟而知尖之
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前輩說
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
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習在危堦上行底

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明是危只教習教不怕著
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
如此○問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
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以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
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
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如此做工夫可否曰下學
之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
但我未之見耳○問其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
無商量人患不知耳既已知之便合下手做更有
甚商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問每常遇事時

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
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
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
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
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
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
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
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
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
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

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
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
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
方得○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
行仁義竊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
莫剩却以心兩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
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
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

心是甚麽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蹔而

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傚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

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汗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以下論改過）○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

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戸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塲閒說話矣○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劔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眞能一劔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

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問
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
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悔時方
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
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
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
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
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
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

休明眷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過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

聖賢以改過為貴

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别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以下雜論處心立事）○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咸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

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内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致之爲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以自致只要伸其志而已○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

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於義命者○當爲國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矣而猶不免則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則危塞險難無足以動其心者行吾義而已斯可謂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敗

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

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
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
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
好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放君
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
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
了臨事安得錯○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

君子貴有德

聖賢傳心之要

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已有道則行艱難險危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慾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爲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此固爲不易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爲則各司其職以辨其事不出於勉强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做成這事○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

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且須立箇粗底根脚却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粗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已甚事○人多是要

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
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毫差下
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稍遇著轉
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
下梢如何○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
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
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
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作事若顧利害其
終未有不陷於害也○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
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

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囬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

政治之不舉耶○其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
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
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天
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寛緩者皆不可少隨
其人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
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聖人
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
性寛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寛大底路若性嚴
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
看事物自有箇合寛大處合嚴毅處○人最不可

古人尊貴奉之

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巳下底曰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須是慈祥和厚爲本如勇決剛果雖不可無然用之有處所○事至於過當便是僞○學常要

親細務莫令心麤○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巳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志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爲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其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管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問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否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爲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

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
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
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
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
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
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曾
添得只要知這道理○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
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
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
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

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已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

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盖縁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

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問事有最難底柰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纎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是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問事來斷制不下當何以處之曰也只得隨力量做去又問事有至理理有至當十分處今已看得七八分待窮來窮去熟

後自解到那分數足處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後便自會只是熟只是熟○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己得利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貧而廢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問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

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旣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慊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

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籍牽滯而卒失其正矣○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

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蔽又如處親戚朋友問不敢不用清之類**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爲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耻**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

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君子路上人

西山眞氏曰 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寧

人徒知爲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已的有不由自已的由自已的有義在不由自已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福禍則一歸

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
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脩心自理
不問與他人合與不合果能自脩天下人皆能合
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汲
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
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禍福榮辱
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
妄爲迎避大不可也○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
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

邪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顧歲晏如何耳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之譽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羨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性理大全卷四十九終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十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以下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欲利已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昬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

聖人以義為利

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人能放這

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已爲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爲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

君子所見大且遠

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字作雖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

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王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

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宰養

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
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

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

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
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
來沒巴鼻生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
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
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
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
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
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
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
求美味人欲也○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

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克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爲聖爲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爲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强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柰何曰此亦未能眞知而已又問眞知者還當

眞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日中所爲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爲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

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説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爲説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眞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憒憒問此只是持敬爲要曰敬不是閉眼黙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

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
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
常在軀殼中爲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
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
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
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
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
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
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

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

便是明珠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將去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眞有未安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發於人心自

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所當爲胷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迕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節任人欲發去則胷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正爲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胷中自是有愧赧然亦自不可揜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二者夐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理若曰心本爲利却假以行與那眞於爲

義者其迹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是然否曰須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

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已為人之分纔為已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已天理也是為已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

聖門終身事業

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别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

學者切已工夫

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學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

之便私○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巳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

學者只求一個是

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

聖人與人為善之意

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

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似閑也有箇道理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别事都只是這道理〇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〇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

治身之法

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

○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

白不辨是非而很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學大抵只是分别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

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便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説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慾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

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

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
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
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
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
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
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
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
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
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
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

虱如鬼蜮孤蠱如盜賊詛呪閃倐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口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横流强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决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却一分人欲○問程子

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爲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逵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逵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顚宜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

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習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一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已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

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
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
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
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
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
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
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
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
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

建立邦本

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已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一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

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

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閒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閒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閒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爲天理無理無節即爲人欲

此論有補於心術

西山眞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氷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巳亦且宜於人人巳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巳必害於人爭鬬奪攘於是乎興巳亦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

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揜白薰蕕共器蕕必揜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伊武待禮而出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以下論出處○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

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

時又徐爲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

仕道與祿仕不同

夷甫家貧旣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

何耳

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于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

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
不能脩身方其爲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
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
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柰
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
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
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
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
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

廷對最是直言

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勉齋黄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直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

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爲禮何者爲義何者爲智憒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爲莫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